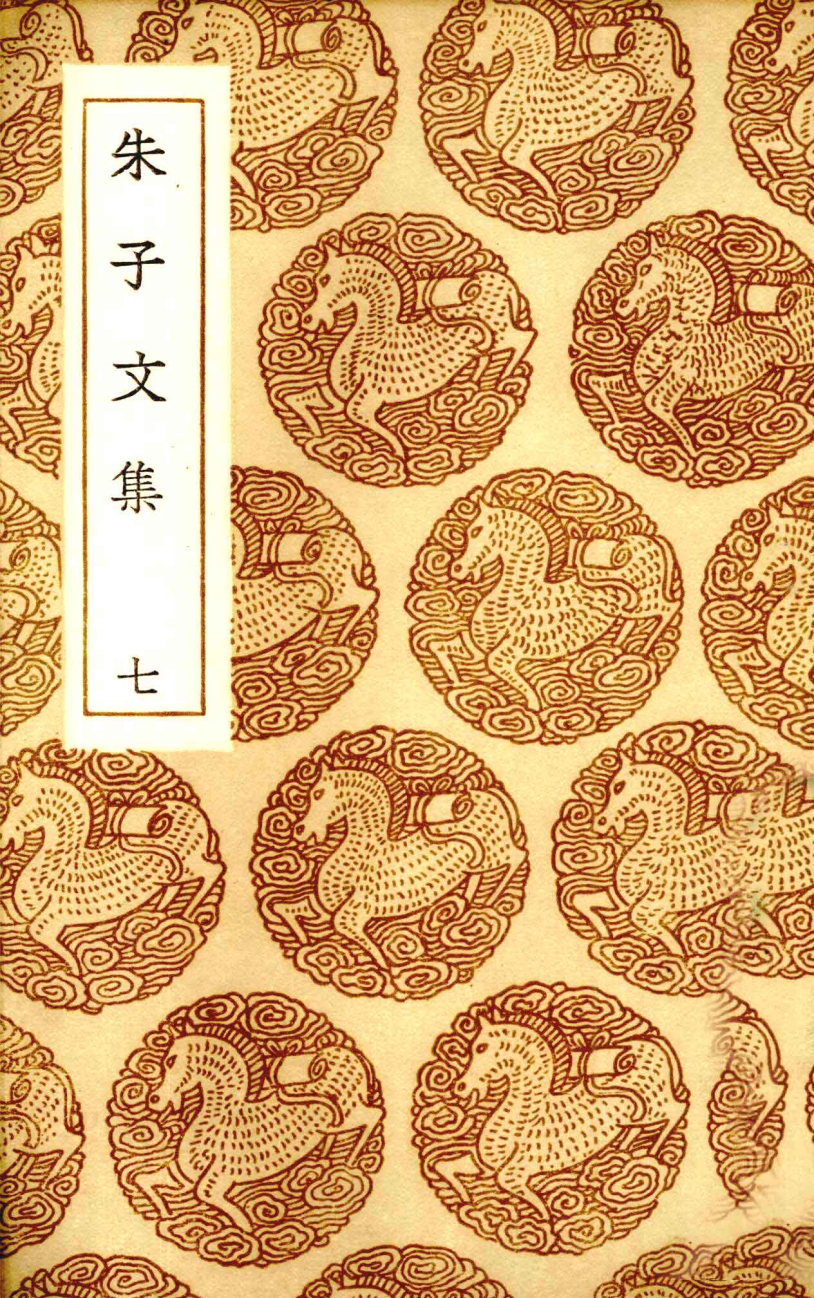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七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欲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

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斬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閒。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卽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卽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閒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歿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旣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閒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

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閒。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閒。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澗。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
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
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
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
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旣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

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肆。節概之高。一時之閒。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尙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閒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剛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榦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繼絕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淚挾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鸞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蠲加鹽楛。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

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閒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璠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

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閒。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閒。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虵。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尙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

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骸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傲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亦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懷懷。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隨牘。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爲可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